

那曲

the song of

魏雪明作品

年月

that time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魏雪明



◇小档案◇

姓名：魏雪明
网名：武布娃娃
生日：6月12日
身高：182cm
爱好：音乐、绘画、篮球
座右铭：青春可贵
最尊敬的人：爸爸妈妈

J22

4

魏雪明作品

那曲年月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那曲年月/魏雪明著.-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7. 11

ISBN 978-7-104-02689-1

I. 那… II. 魏… III. 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3026号

那曲年月

作 者: 魏雪明

责任编辑: 王媛媛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10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潍坊长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16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08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2689-1

定 价: 32元



目 录

第壹章:城市边缘	(1)
第贰章:新事旧事	(21)
第叁章:云泥殊路	(43)
第肆章:风和日丽	(67)
第伍章:离愁别绪	(80)
第陆章:深居简出	(98)
第柒章:风尘仆仆	(119)
第捌章:人在天涯	(134)
第玖章:两生花开	(158)
尾声	(174)

第壹章 城市边缘

1

束荷,今天还要继续拍 MV 吗? 已经拍三天了。

嗯,玮辰,接着拍。剧组包了一列废弃的火车,要在上面完成所有剩下的镜头。

女子穿着件白棉睡衣,胸口处绣有一朵巨大的葵花,纯色的漆黑长发倾泻开来一直垂到腰际。她一边慢慢起床,一边回答对面坐在藤椅上的男子。

知道吗? 束荷,我就喜欢你现在这种状态。看上去好像是一副漫不经心、若无其事的样子,但就是这么双唇紧闭、嘴角向后一咧,让我分明感觉你是在笑,好似什么事情对你来说都无所谓。嗯,看到你这样,我才是最为放心的。玮辰说完这些话,起身扶束荷坐下。

是吗? 玮辰。媒体说我长了一副苦相,笑也像哭。不笑的时候,会更显得冷漠吧?

哪有! 那是他们胡说八道! 束荷,好多年都过去了。你现在又开始灌制唱片,慢慢释怀,接受我,接受你自己,接受那些已经尘落下来的往事,已经相当不易,外人捕捉不到你独有的美。就像你的嘴角,一颦一笑,都曾体味过巨大的悲痛与创伤。如今我眼中的你,就是这般楚楚动人。这样发自内心的笑,是时间历练的痕迹。其他女子即便身着华丽的装束,也透露不出像你这般的儒雅。束荷,相信我,你在我心中所散发出来的味道,早已是一种持续的醇香。淡淡地,不再沾染那些旧事的尘埃。

玮辰说完这些话,又用些力气,双手更加坚定的扶在她肩上。

束荷坐在梳妆台的椅子上,玮辰站在她背后。从镜子看过去,如同恩爱多年的老夫老妻。她握住他的手,意味深长地说了两个字,谢谢……

哦,对了。经纪人打过电话,我听了遍录音记录,通知你晚上去音乐电台做新专辑的访谈,还是照旧不去? 玮辰问道。

嗯。你知道我,我不会再去上任何宣传自己的通告。说完,两个人透过对面的镜子,莞然而笑。



祁束荷，歌手。出道以来一直淡淡唱着民谣，呢喃般的声线，被歌坛誉为具有散文气质的抒情诗人。

曾经歌迷写信给她：无数个夜晚，我们的心就这样被你的声音抚慰着、温暖着、靠近着。有时候，会感觉心底突然裂开一个大洞，好像再也缝补不上。对于这个黑暗的洞穴，只有你的声音能够让它慢慢愈合。

就一般审美而言，束荷算不上是一个漂亮的女子，但她却有一双晶莹剔透的双眸，眼睫毛更是浓密细长。没有演出的时候，她几乎都是素颜。洗完脸直接拍打上爽肤露，偶尔擦上一层淡淡的保湿乳液，便如出水芙蓉，端庄秀美。她始终认为，刻意的装束像是戴了一层又一层的面具。

玮辰，我们戴着形形色色的面具把自己深藏其中，真实的内心被遮掩住，然后用另一面示人。笑的时候其实不是发自内心的真笑，欢乐不是真欢乐。我们只是靠着同一种表情去应对无聊的世人乐趣。

面子。面子真是一个大问题，里面的学问太多了。

就这样，束荷在房间里对着玮辰说，在夜晚的杂货店对着收银员说，甚至在后台的化装间对着造型师说。久而久之，娱乐圈里的人在私下议论，说她内心有自卑。

她总是神经兮兮自顾自地说着这句话：面子。面子真是一个大问题。

其实他们不懂得，这个面子是怎样的面子。

它不是颜面。它是我们为了存活，在这个世间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。在我们小的时候，人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梦想。可是这个梦想，常常因为……常常因为……

有时束荷想着想着，沮丧起来，便不再想它。

有一天，她一个人开车行驶在黄昏的街道，电台播放了一首叫做《那曲年月》的歌：

.....

我年轻的心，却怎么也安静不下来
走了就走了罢，后悔真得已来不及
既然不曾留泪，又何必嫌快乐太短暂
梦着就梦着罢，说不定一不小心会梦着了
你走丢的那片叫幸福的云儿

.....



这个声音异常有爆发力的女歌手,名叫巴奈。她始终都在质问生活,在被迫与现实无奈的和解下,用浑厚、甚至是混淆了性别的声线唱着对生命的体悟。

束荷听着听着,内心开始涌上一股澎湃的血流。对,不知不觉我们学会了迎合跟巴结。世间的光亮,我们不懂得区分,无论那光亮是真还是幻。慢慢地,我们学会了讨好。

她一边开车,一边想着这些事。突然,内心感到剧烈的抽搐,像积聚太多能量而久未爆发的火山,瞬间大哭。她把车停靠在荒芜的海边,眼前是一片汪洋深沉的大海,关掉吵闹的电台广播,车窗外只有钝重的海潮声。海浪唰唰地,一个浪花接一个浪花,回荡在天地之间。

玮辰,就在那次,在海边,我仿佛突然看见了世间的某种真相。在侧耳倾听潮水涌动的瞬间,我听到了里面的喧哗:除了人的各种欲望,便还是欲望;除了妥协,便还是妥协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,做人可真难啊!我为什么要去讨好呢?我不要不要讨好,行不行?……

那一年,是二〇〇二年,正值我新专辑的宣传期。每天,我都要面对神色各异的媒体记者,他们似乎只关注歌曲以外的花边新闻,而不是我的歌。我在台上,他们在台下,我们之间隔着一组组闪光灯和镜头。我们相视而笑,而我自己始终要摆出一副甜甜蜜蜜的样子。可是你知道,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那么兴奋。我也是平常人,会沮丧,会伤心难过。可我在面对外界的时候,总是被经纪人要求面带微笑。慢慢地,我发现如果再这样下去,我的人生俨然就成了表演,我就要因条件反射而患上神经亢奋的疾病。为此,我对自己深恶痛绝,便决定不再做任何宣传。他们如果真的喜欢我的歌,真的是我的铁杆歌迷,应该和我类似吧。他们也不会希望我像个玩偶似的被外界来回摆弄而丧失自我……

束荷除了不再做宣传,她的声线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细心的歌迷会听出她不再飙高音,不再充当像受了委屈的怨妇而叫苦不迭的愁容角色。她开始低吟浅唱,用最漫不经心的姿势,瞬间回到了她刚出道前的那些岁月。那时,她还是一个清纯的少女,会在某天夜里突然醒来,心里安安静静,然后坐起来抱住自己的双腿,歪着脑袋轻声给自己唱歌。那歌声如同自言自语,把心事掏出来说给自己听,用以完成一场又一场的自我倾诉。

如今,她的歌里有一股浓重的铁锈味。沙沙哑哑。在只打开一半的喉咙状态下,发出一句又一句的呢喃。她不想再唱流行歌曲了。而她现在唱的又是哪一种类型的音乐,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歌迷说它们是灵魂音乐、心灵音乐,她都不去在乎这些所谓的



称呼与定位。她仍旧一如既往，坐在安静的高脚椅上，闭上眼睛，深情地演唱。

2

单玮辰，大学教师。二十七岁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一直讲授艺术鉴赏。

他有着其他男性学者鲜有的感性，不用枯燥的理论盲从别人的学问。工作几年，同届毕业的学生早已晋升副教授、教授，自己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讲师，只因从不积极递交学术论文，除非学校有硬性的任务。怡然自得做着本分的教书工作。

他认为职称与学识能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他曾见过一些滔滔不绝、口若悬河的学者，用强硬的攻击心理和姿态，对别人进行恶意否定，诋毁学术成果甚至人格。他细细推敲他们的文章，发现里面漏洞百出。他不指责，认为那是与他生活相关甚远的事情。

工作从不盛气凌人，用上级下级的态势压倒学生，故做高高在上的话语权威，所以深得学生的爱戴。就连班级最不安稳的调皮份子，上他的课也表现出异常的安静。这一切都源自他日常的言谈举止，潜移默化映射在学生心中，让彼此都更加真诚、尊重。课堂上，用淡薄的口吻，就某一文化、艺术现象进行哲学层面的关照。上课即来，下课即走，从不拖泥带水。做事干净利落的方式犹如他的名字：玮辰，像玉一样没有瑕疵；如星空一般透明，纯粹。

还在读硕士的时候，便有老师为他介绍对象。甚至副校长也相中他沉稳踏实的性格，欲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。玮辰当然深知如果真能与之联成婚姻，定会有仕途上的提拔。然而他对此却丝毫没有动摇。他对她们没有感觉。的确，她们才华横溢，学识高超，家庭背景深厚，可她们那股千篇一律的理性味、书卷气，着实让玮辰窒息。他是一个灵气十足的学生，虽然有时会给外界一种文弱的错觉。

娃娃脸扛在脖子上，瘦削的身体，喜欢穿藏蓝色的休闲装。除非有正式的场所，平日几乎从不穿皮鞋与西装。上课时配戴隐形眼镜，下课回家便换上一副窄边的板材眼镜。剪着带有刘海的自由式发型，混迹于学生堆儿里，分辨不出职业身份与实际年龄。纤细的手指握住雪白的粉笔，透过午后变幻的太阳光线，上面掉落下细碎的粉尘颗粒。有时在恍惚之间，竟然忘记自己已经是一名教书育人的大学教师。

玮辰就是这样，内心有自己的思忖。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能够胜任什么，最终向生



活索要的又是什么。他不愿再面对一个与自己如出一辙的女子度过一生,不想再看到自己的一个克隆体。他认为,大抵高学历出身的人,会有一种无法名状的陈腐味道。

于是,他婉言谢绝了作为副校长女婿的人选。就连玮辰的父母对此也表示不解,甚至在电话的另一端掩饰不住愤怒:如果你再不找对象,别人会以为你生理、心理出了毛病!这样对谁都不好!

谁也不知道,这个看上去有着中正情感的大男孩,正在经历一场跨地的心灵之旅,与束荷这位歌手一直维系着亲密的友谊,直到后来两个人相恋。这份感情在常人眼里,或许不被看好。按照世俗的标准,也一定不被祝福。而玮辰早就不是生活在人云亦云的从众世界里。他,还有束荷,是行走在城市边缘的自由青年,用彼此独立的精神内核,来构建他们期望的生活模式。

那年,玮辰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,大老远从呼和浩特赶到南京看她。两个人再次团聚,喋喋不休唠了一晚。

中午十分,玮辰拎着一大包食物从超市回来。果冻、去皮的咸花生、涂有辣椒酱的脆肠、意林饼屋的蓝莓面包和巧克力麦圈、带有大果肉的酸奶……这些都是束荷爱吃的食品,曾在写给他的一封封信里零星的提过。玮辰把它们分门别类记在卡片上,连同她喜欢听的唱片、喜欢看的书籍,他都了如指掌。

玮辰,你回来了。辛苦你了!束荷从电脑前站起身,回过头说道。

他把钥匙挂在门口的衣架上,接着她的话说。束荷,不辛苦。我看家里缺水少粮,小区还在停水,就给你留了张字条出去采购。挺方便的,在超市把该买的都买齐了,够咱俩吃上一阵。说完,顺手把拎着的两桶矿泉水连同压缩包装的大米和新鲜蔬菜放在地上,接着问她:束荷,你是什么时候起来的?我醒来是上午十点。看你还在沉沉入睡。怎么样,睡的香吗?

我啊,刚起来。你看,脸还没洗。束荷趿着一双浅灰色的粗麻拖鞋,那是玮辰母亲手工编制的,下火车的当晚,他便迫不及待掏出来让她换上。

她接过玮辰手里那一大包零食,关掉电脑拉开窗帘,房屋瞬间从黑夜恢复到白昼。束荷把手挡在眼前,过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挪开。房间里循环播放着音乐。

束荷,你可真勤奋!醒来就打开电脑写歌词。玮辰坐在简易的拼接地板上,拆开面包包装递给她。

玮辰,我好喜欢拉上窗帘与世隔绝的感觉。写歌创作的时候,借着台灯微弱的光亮,或者干脆不开灯,直接让显示器那种惨白的强光刺入我的双眼,耳边轰轰隆隆回响



着硬盘转动的声响,那种错觉就像深夜在海面上行使的巨轮。舱门紧闭,没有人知道你在里面做些什么,任凭自生自灭。束荷声音沙哑,嘴唇已经剥皮,但说得津津有味。

对!那感觉还像在一列夜行的火车上。熄了灯,在没有尽头的隧道中穿行。她上来兴致,继续说道。

玮辰,听出这首曲子都用了哪些乐器吗?束荷问他。玮辰侧棱着耳朵,煞有心思认真听了一遍。

嗯……音乐里使用最频繁的是提琴、钢琴和笛子。隐约中还能听到一丝丝拨弄琴弦的声音,不知道是古筝还是竖琴。用的都是古典乐器,所以听上去很有中国风的感觉。是首西洋曲子吧?

满分!不愧是艺术系毕业的高材生。束荷满意地冲着玮辰伸出大拇指。

这首曲子叫 lotus,神秘园 Earthsongs 专辑中的第七首歌。这阵子我特别偏爱。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,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那曲一个雾气缭绕的山谷。有一所茅屋,独自耕种收获,真是清静极了。写歌时就一直循环播放,特别有灵感。

自打二〇〇二年秋天发行第三张唱片后,我便开始不再做任何宣传。那些八卦新闻说我其貌不扬,内心有自卑;也有人说,我一直渴望获得歌唱的奖项,但屡唱屡败,已经心灰意冷,有退出歌坛的打算;甚至还有人恶言攻击,诽谤我嫌贫爱富,被富豪包养。你说这些听上去都多么可笑。

的确很滑稽,大概娱乐圈就是这样吧。可是你对这些诬蔑和花边新闻都不去理会,径自让它们在时间中风平浪静。玮辰说。

嗯。除了不上电视娱乐节目、不接受采访、不拍摄封面广告等一系列商业活动的宣传外,我便开始自己尝试创作。

以前都是直接唱别人写好的歌,即使把自己融入其中,心里也会有一截落差。一个是光天化日之下,把别人的心情借由自己的声音表演给外界,一个是掏心掏肺把自己和盘托出。

更重要的是,唱自己的歌,还可以把那些在心底愈合的旧伤掀开,重新咀嚼。甚至往上面撒盐,让自己痛定思痛。那些内心深处被掩饰起来的小情绪瞬间被放大,然后慢慢地涌动上来,让它们占据你,不管是快乐的,还是悲伤的。总之,所有被忽略的情感隐患得以宣泄,就像在心底铲除淤泥,整个人像治病一样把病根彻底祛除,让身心重新变得轻盈起来,犹如婴儿坠地得到新生。

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!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,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……



束荷陶醉在自己的话中，不时反复问他。玮辰，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吗？能懂吗？

.....

玮辰走上前，扶住她的肩膀说。束荷，相信我，你的这些体会我都能感受到。只是看见你生活在创作的虚构世界中，这点倒很让我担心。你看你手心，这么冰凉。

生活正如你在信中无数次对我描述的那样：黑白颠倒，避世逃遁，做个在城市边缘持家的隐士。但是束荷，我还是希望你白天能像现在这样拉开窗帘，开窗换气，和其他人一样过正常明亮的生活。逛街、购物、与朋友相伴，把自己融入其中。

她一直听玮辰把话说完，自己的双手也被他紧紧地攥在手心里而微微发颤。玮辰，你还是不懂我。如果你真的懂，就不会说写歌是一场虚构。说罢，叹出一口长气，把手从他手心里抽出。

玮辰，你知道吗？那日我驱车到海边，广播中回荡着巴奈的这首《不要不要讨好》：

我不能用音乐来讨好你，
我不能用音乐来舒解你的压力，
你只能自己面对你自己。

为什么睁开眼睛只看得见爱情，
为什么 Money、Money，这么有魅力，
为什么不能追求梦中的天地，
为什么到了这年纪还这样骗自己。

我不要不要变得那么俗气。
我不要不要按照别人说的规矩。
我不要不要变成赚钱花钱的机器。
我不要不要变得没有爱的能力。

.....

我当时就在想，除了娱乐圈，我能不能不去讨好任何人和一些环节，包括你。我知道，两年来你一直关心我。只要我们彼此心里明净，珍视对方这份深厚的友谊，这就够了。这个世界有太多污七八糟的幻觉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写歌出现了幻觉？其实我是如此清醒。不是我出现了幻觉，而是这个世界出现了一层又一层的幻觉。它们就好像开



放异常诱人的樱粟花,有过于鲜红的颜色。而这颜色般的假象才是戕害人孱弱、善良心灵的罪魁祸首。

束荷一直紧紧盯住玮辰,脸对脸向他诉说,神情异常激动。

玮辰不再纠正她,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丝无奈。以前,玮辰就在信中说过的,音乐和创作带来的执着与狂热,已经带给束荷一种负面效应,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生活方式。如今,他更是亲眼目睹束荷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七、八个小时,把自己完完全全融入歌词的情境当中。

她始终都在写着爱的母题:青涩的爱,深沉的爱,迷乱的爱,挣扎的爱,洒脱的爱……各种各样爱的形式,汇成她脑海里汪洋恣肆的爱潮。看似波澜不惊却汹涌澎湃,如同两个极端的偏执世界。它们就在他记忆的海洋中若隐若现,最终在暗得一塌糊涂的寂静深夜悄然浮出意识的水面,随之被记录在电脑雪白的文档上。

3

玮辰和束荷相识的那一年,他二十五岁。

十一黄金周过后,他向导师告假。因不久前一直投身于一部教科书的撰写,经常熬夜、颠倒黑白的的生活,日益感到内心的粗糙,便决定通过一次出行让身心放松。

他只身一人,前往那曲。

虽是初秋,那曲却已有了沁人心脾的寒意。玮辰脖子上挎着变焦相机,肩上背一个已经用了八年之久的米黄色双肩包。那背包还是临上大学之前的暑假,他姐姐最要好的朋友莉莉买给他的大学礼物。

由于家境清贫,从小他就懂得不随便开口向父母索要任何物品,心里也不曾羡慕同龄人手中所拥有的新式玩具和文具。破旧的随身听,机身的烤漆已经星星点点的剥落,里面的磁带咯吱咯吱发出缓慢地转动。他还是在无数个写完作业的深夜,安静地把算术本、语文笔记、地理课本整齐的放进书包后,悄悄爬上自己的单人床,满天欢喜的塞上耳机听歌,直到自己在不知不觉的鼾声中沉沉睡去。

那时,他是班级的地理课代表。他一直认为,作为课代表,就一定是这门功课成绩最为优异的人。他从不刻意为之,不像其他同学死记硬背,慢慢产生对知识的厌倦。他从小就喜欢地理、历史、生物,仿佛对这些副科向来有天赋。他是老师的活书。上课上着上着,便低声提醒老师,刚才所说的数据有出入。老师并不觉得难堪,当众表扬他认



真踏实,并告诉其他同学要像玮辰一样敢于对老师和学问质疑。

直到有一天,地理老师没有给他们上课。然后一堂课一堂课过去后,她还是没有出现。晚自习的铃声刚刚响过,班主任带着一个年轻的女教师,然后向大家介绍道,这是你们的新地理老师。

他清晰的记得那个晚上,写完了最后一项作业,是语文预习笔记。在查完《包身工》的生词解释后,觉得内心顿生荒凉,便把胳膊交叉在一起,把脸埋在里面。他趴在印有红色横格的笔记本上,开始轻微的啜泣,不发出任何声音。

玮辰就是这样,把情感掩埋的很深,不轻易让外界看出他的喜怒哀乐。即便对于自己,也好像无法正视,觉得用手臂遮挡住眼睛,便似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从少年时,或者在更小的童年,便对人和事心存感恩。地理老师对于他的偏爱,以至后来上大学邻居姐姐送的背包,他都认定那是份恩情要倍加珍惜。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对待学生也一向是温文尔雅的原因所在。

数年前,你是学生。数年后,你成为教师。再数年后,你什么也不是。

时间是一个圆圈圈,只是在某个时空稍稍定格。遭遇最平凡的事,邂逅最平凡的人。

玮辰酷爱旅行。觉得行走在苍茫的天地之间,有一种拥抱气象万物的浩然壮举。

他举起相机,要拍摄眼前的那曲草原八塔。脑子里不时涌现出一个十六岁的少年,站在地理课堂摆有地球仪的讲桌前,准确的背诵出宇宙星体的一些数据。小男孩儿闭上眼睛,如痴如狂,沉醉在浩淼的星际旅行。眼前掠过一幅幅绚烂的星云图,以及超新星爆炸后留下的诡异云烟。

玮辰看着取景框里的草原八塔,脑中回荡着地理课堂朗朗的读书声。白塔的风铃随风飘荡,发出丁零丁零清脆的声响。同时,耳边不住地响起那个稚嫩少年洪亮的背诵声:气旋是逆时针旋转,气流上升;一般认为,岩浆漂浮在软流层之上……

你好!能借你的镜头纸用一下吗?

不知何时,一个女子出现在他身旁,用淡薄的口气问他,打断了玮辰年少时的回忆。

他分明感受自己被一道道灼灼闪亮的光影射入了双目。玮辰仔细端详她,心中暗暗说道,这姑娘的眼睫毛好长啊!恍惚之间,他竟然觉得她不像是世间的女子。我不是碰见天使了吧?可天使不是在西方吗?要么就是观音菩萨身旁的玉女?……

玮辰不断的在脑中设着问号,目不转睛一直盯着她看。



嗨……先生！能借你的镜头纸用一下吗？先生！束荷看玮辰没有反应，连问了几声。

哦……啊……行……中……玮辰支支吾吾，一时半会儿缓不过神来。

姑娘，你好生面熟。我们从哪见过吧？玮辰怔了怔神问道。

是吗？你认得我？束荷说。

反正很眼熟！玮辰有些不确定的说。

好吧，我也不必对你隐瞒。你听过《那曲年月》这首歌吗？是我唱的。束荷不慌不忙的说道。

祁……束荷？天！玮辰明显有些吃惊。怪不得已经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，原来你在四处旅行啊！

当时玮辰并不知道，那日在那曲所碰到的束荷，已经是淡出歌坛的流浪者。

束荷是一名小众歌手，歌红人不红从出道便开始，唱片也几乎叫好不叫座。音乐电台及乐评人更是忽略她的存在，很少向大众做介绍与评介。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发片周期，让她几乎被密集发行唱片的偶像歌手所淹没。但是总有一些人，在某个角落，从少年、青年，直至长大成人，一路听她的歌，然后一路长大。日后，玮辰就成为这样一位铁杆歌迷。

4

草原八塔兀立在苍茫的大草原上，使草原又带上了几分神秘悲壮色彩，显得异常孤立、执拗。

是否人也像屹立于3000多米高山上的白塔，看似静默深沉，却经历了年岁的洗礼，风风雨雨，有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玮辰，你从哪儿来？束荷问他。

内蒙古。

哦。茫茫草海……束荷说完这四个字，闭上眼睛，意味深长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在竭力嗅出玮辰的故乡。

束荷，你一定没有去过吧？他问。

没去过，但是非常想去。我倒是见过天山山麓的高山草甸。那年去新疆拍MV，我



抱着一只羊羔,把脸贴在上面,背后就是火红的落日。大片大片的火烧云把天空染成近乎于色彩凝重的油画。我良久的凝望那片通透的云彩,那场景,让我终生难忘。我觉得,能够看到那样的景象,或许一生只有一次。因为你再也回不到当时那个自己。时间虽有,可是人的心态,却会在日后变得模糊。或许这就是物是人非吧。束荷有些激动的对玮辰说道。

玮辰感受着自己欣赏的歌手所描绘的景象,被束荷缜密的心思和敏锐的观察力所折服。两个人席地而坐,继续说话。

束荷,有机会你一定要去内蒙古见识那里的草原。没准你会惊讶的发现,在中国正北方的草原深处,或许在某次的日升日落中,还会邂逅先前在天山所看到的景象,并且更加美丽。

嗯,玮辰,谢谢你。我一定会去的。如果时机允许,如果我再出唱片,当拍MV的时候,我会建议我的经纪人到那里取景。

谢我什么!我还要谢谢你呢!没准日后你会成为宣传我们内蒙古草原文化的使者呢!说到草原,很多人就会想到蒙古包啊,马啊,奶食品啊。其实草原文化不是这些肤浅的表面现象。也不是蒙古服饰、几首蒙古歌曲就能代表了。只是有些人在借着草原文化世界化的幌子,投机、片面的宣传,使外界对此有一种理解上的偏颇。你是一个歌手,想必这种感受你最有发言权吧。

束荷听玮辰说了这么多,一些观点很是赞同,不住的点头应声。玮辰,看来你的确是一个好老师!嗯,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曾看到一个人物专访,那个人是搞摇滚的,他就告诫自己的孩子:你搞摇滚,别学会叼烟、泡马子、嗑药,摇滚不是和这些等同的。摇滚是一种Active,一种叛逆,一种态度。……

玮辰并没有接着束荷的话说下去,只是心里一直浮现出刚才对她所描述的草原画面,觉得一些事情只能按照自我的保留,去加深其中的美感与记忆。或许这也是他本人不喜欢过多言辞的很大原因。

往往一些事,因过多的叙述以致扭曲。里面的话真假参半。大量的铺陈,让人幻觉重生,不自觉的在脑海中升腾出一个又一个虚幻的泡沫。

他还记得上本科时摄影老师对他讲,当摄影到达一种境界后,你所拍摄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你眼中所看到的一幅幅具象,而是这无穷无尽的世间所传达出来的一种真理。它们是形而上的。山川翠柏,江海溪流。它们苍茫巍峨,亦或错落细致。而傲然于世间的芸芸众生,更是有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体态,以及不为人知的过往。玮辰,你要记得,你



要训练自己对诸事的敏锐洞察力,用自己迥别与他人的眼光,去记录你所发现的一切。而这段过程,其实也是你自己探究生命真相的一段路途。

听着老师的那些话,当年还甚为困惑,但他牢记于心。此刻,他们与塔处在同一水平线上,风铃随山风继续摆动,相互碰撞之后发出丁零丁零的细碎响声。他们拿着相机,急切地迅速按动快门,用程式的微笑,摆以同样的姿势拍照留念。

5

自从两人相识后,束荷与玮辰便结伴而行,一同在这佛音缭绕的圣地放逐。多半时候,两个人的话并不多。爬山、吃饭,都是闷头照顾好自己的心情。有时,觉得在一起呆的久了,便会心照不宣各自分头行动,然后在太阳下山的时候,相约在某个小饭馆吃些清淡的食物。可以看出,彼此都是对个人空间要求异常强烈的人。

那日,清风拂面,天空惨淡,上面点缀着细碎的薄云。两个人早早的起床,一同前往孝登寺。

束荷,我们为了要看到孝登寺,便要先经受这腿脚的疲累之苦。你说我们所处在这个世间,是否为了要达成一件事,便都要经历这成事之前的摸索?

束荷说,是啊!而且,我越来越觉得人生像是一场修行。

你看,我们从六、七岁开始接受教育,一直到二十来岁甚至持续更长的时间。寒窗苦读,板凳要坐十年冷,这是学问上的修行;接着,我们有事业,要为生计、为得到上级的赏识以及对自己的确认,而疲于拼命工作;再以后,结婚生子、家里家外、妻儿父母,所有现实中的事情像从一点爆发开来的流星,砸落在我们的头上。我们都要为这些或大或小的事情奔走。

现实的诸多事物来得如此迅疾而又猛烈,仿佛容不得你半点喘息的机会。我们就在面对这些事物的过程中,磨练自己的意志。从抱怨愤怒,到欣然承受,最终学会了隐忍这一切。我们的思绪越来越趋向于我们先前所设想的成熟。从一个懵懂少年,到一个毅然能够担当、从容面对一切难题的成人,我们无不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修行。

束荷蠕动着嘴唇,内心明显激动。围在脖子上的紫红色丝巾,被强劲的山风吹得飘来飘去。她拢了拢被风吹散的头发,喝了口水,突然问了玮辰这么一句话:这些修行真正让你感到快乐吗?



玮辰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:快乐。其实,快乐不快乐要看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。而且很多时候,我们都不能由着我们的性子去做这做那,那样会丧失作为一个人的规定。玮辰说出这句话,好像在推翻束荷,但他自己却又矛盾重重。他扪心自问,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到这个佛教圣地来调适内心?为何会觉得在写教科书的那些日夜心力交瘁?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粗糙?他突然后悔刚才对束荷说出的那几句话,并且还用了老师对学生的口吻,十分后悔,赶忙连声说了几句对不起。

束荷听他说完,瞅了瞅远处掩映在云层中略现缥缈的大山,回应道:玮辰,没关系。其实我也不明白。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。其实我是想说,难道我们非要按照别人说的规矩吗?

这句话像一把尖锐的刀子,瞬间划开了玮辰的心脏。与此同时,迎面吹来一股逼仄的寒气,让这个苦读了若干年书的学生也始料未及。如此简单的一句话:难道我们非要按照别人说的规矩吗?深深地刺中了他。

6

傍晚,玮辰与束荷坐在旅馆后面的一块空地,身后是慢慢沉浸在夜色中的深邃大山。极力远眺,可以看见寺庙里的灯火。玮辰心想,僧人是否在做着一天当中最后的功课,然后即将休息。

天空终于披星戴月,整个那曲也从白天的喧闹声中安静下来。

安安静静,这才是这方圣土应该有的景象。即便在白天,它也不需要世间别处那些千篇一律的喧哗。它自顾有它的风景。虽是繁茂世界造就的一方土地,但它因屹立于静默之间,便如同擎天的柱子,有沉稳的浩然正气。

在不远处的另一方空地,一群十七、八岁的韩国少年,点燃一小簇篝火,手挽着手,闭上眼睛唱起歌谣。束荷听不懂歌词,然而对于音乐的敏感,让她从旋律中感知那是一首情歌。她看见火苗蹿动下每一张被映红的脸,即便自己闭上眼睛,也同样可以看到乌黑眼仁旁灼灼闪烁的光点。她揣度那里的每一个少年,此时此刻是否正在思念远在故国的恋人。

想着想着,束荷不由自主地淌下几滴眼泪。她觉得自己从一个花季少女,成长为一个世俗的风尘女子,真是不易。

小时候,在放学的路上,曾经沿着铁轨一路唱歌三个多小时。午后温暖的阳光贴在